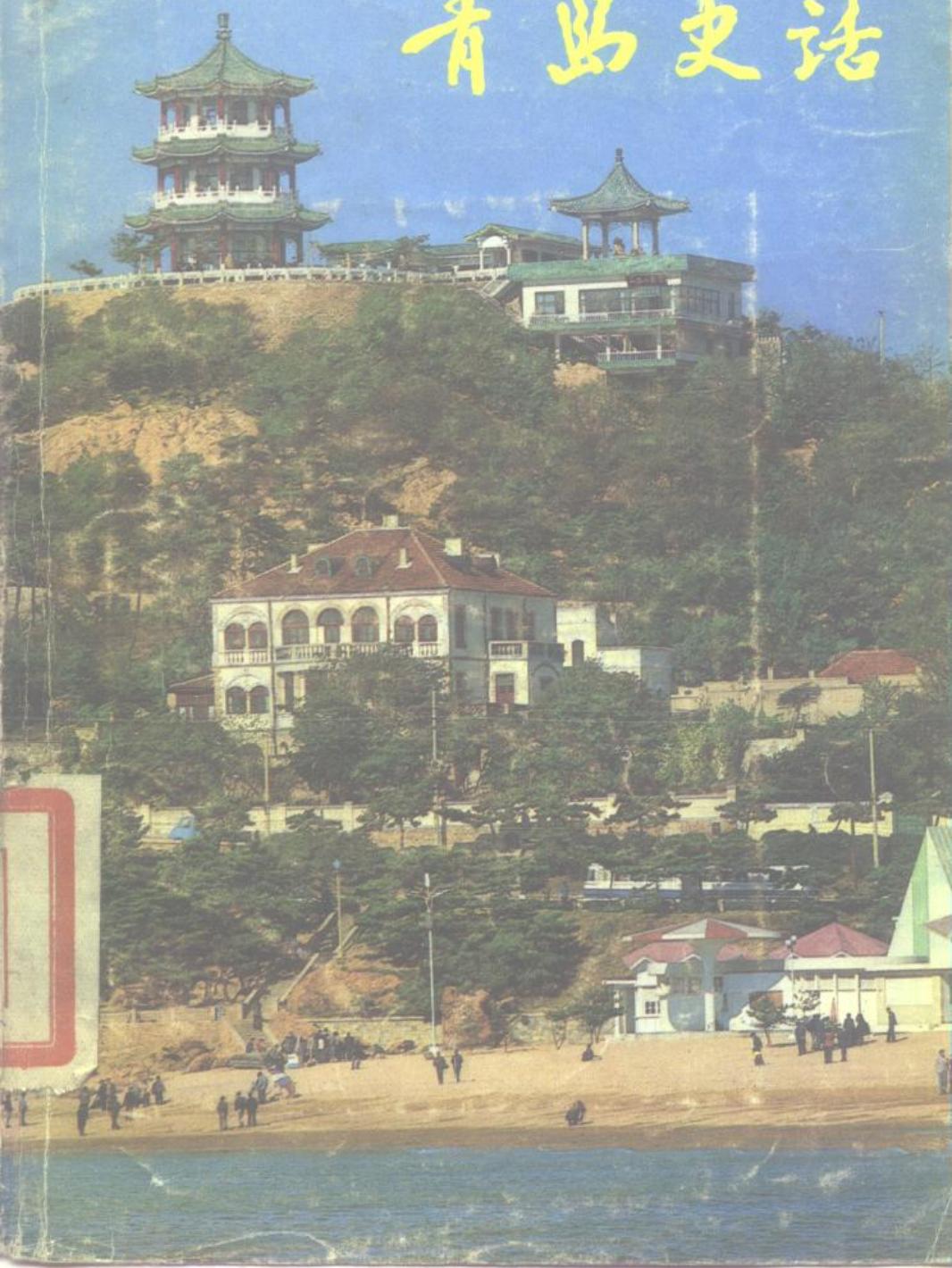


青岛史话



青岛史话

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

DB20/9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10· 济南

084922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景 小鱼山
摄影 逄国成
题字 修德
封底篆刻 刘文泉
尾花 李伯书

青 岛 史 话

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度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 5·375印张 112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书号 10099·1822 定价0.95元

前　　言

青岛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但青岛地区则是古老的。青岛的历史丰富多彩，变化纷繁。旧时代，它是一部被侵略、被奴役、被压迫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反侵略、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史；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是一部进步、光明、胜利的历史。

本书以比较翔实的历史资料，向读者扼要地介绍了青岛地区数千年、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历史面貌，以图以一斑窥及全豹。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不足之处，但使我们聊以自慰的是，它毕竟是第一本系统介绍青岛历史的读物。迈出第一步总是困难的。我们的目的是抛砖引玉，以取得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指导和帮助，推进青岛地方历史的研究工作，为四化事业增砖添瓦。

本书古代部分八篇，由鲁海编写；近代部分二十三篇，由马庚存、张树枫编写；附录、即现代部分，由戴传林编写。

编　　者

1985年10月

目 录

青岛的早期居民	(1)
古代青岛的历史沿革	(5)
琅琊台和琅琊石刻	(9)
徐福的传说	(13)
汉代的不其城	(16)
青岛古代著名的战争	(19)
崂山与道教	(24)
青岛市镇的形成	(29)
列强对胶州湾的觊觎与争夺	(34)
巨野教案和德占胶州湾	(38)
德国侵占下的胶澳租界	(43)
“一决横流”的抗德斗争怒潮	(48)
辛亥革命时期的青岛	(53)
日德争夺胶州湾之战	(59)
日本军事占领下的青岛	(64)
“五四”运动与收回青岛	(70)
尔虞我诈 督办频频更迭	(76)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建立	(83)
血与火的“五卅”斗争风潮	(88)
日军侵青与“济南惨案”	(94)
国民党新军阀在青岛	(100)
新军阀的统治与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106)

沈鸿烈辞职与留任	(110)
青岛与海军	(116)
三十年代青岛的经济和文化	(123)
日军镇压纱厂罢工	(127)
从“七七”事变到青岛陷落	(133)
苦难的八年	(139)
美蒋反动统治的建立	(143)
青岛人民民主斗争的高涨	(148)
华北最后一个反动据点的崩溃	(154)
附录：黄海之滨起彩虹	(158)

青岛的早期“居民”

青岛的早期“居民”，论个大的说，要数需借助于科学技术手段来推想和模拟的“恐龙”了。大约在7500万年以前，即白垩纪时代，恐龙便生活在青岛地区。

远在二十亿年前的太古代时期，青岛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到太古代末期，随着地壳的隆起，青岛地区才初步形成若干四面环水的孤岛。在山东半岛形成以后，由于青岛一带的火山活动强烈，喷出的大量岩浆堆成花岗岩山峦，在这一时期，崂山才耸立起来。后来，在地壳上升的过程中，崂山又发生了断裂，形成许多悬崖峭壁，经过风雨的长期冲刷剥蚀，才形成了今日崂山瑰丽的地貌。

崂山隆起以后，地壳运动还在发生，崂山西部继续发生地层断裂现象，规模较大的断裂带不下十余条，延伸几十公里以上，成了雏形盆地，在河流侵蚀的情况下，盆地逐渐加深，海水漫入盆地形成了胶州湾。这就是青岛地区地势形成的历史。现在，在崂顶岩石上，还留有海水潮汐的蚀痕；青岛市区的浮山，近郊即墨的马山上牡蛎皮壳也屡有发现；在崂山和它的余脉浮山之麓，更有一些海蚀石，都是当时海洋活动的历史遗迹。

从青岛形成到恐龙诞生、繁衍直至毁灭，当然又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说的恐龙，被科学界命名为“青

岛龙”。由于其鼻上有一个高高的隆起，也叫做“棘鼻青岛龙”，北京自然博物馆保存着它的化石。

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测定，这条“棘鼻青岛龙”，从头部至地高达4.9米，从前爪到尾部竟长达6.62米。据科学家估计，这条龙活着的时候，体重大约在30吨左右，差不多要一个火车皮才能装运，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庞然大物。

而据进一步的发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在这具恐龙化石附近，还有七具青岛龙化石，但已不完整了。至于由于时间的洗刷和沧桑巨变的原因，有多少恐龙已无法发现了，或者还有多少化石有待于发现，这在目前还是个谜。

这样巨大的动物群，需要大地供给它们的食粮和淡水的数量，肯定是惊人的。这也给我们一个推断的有力证据，远在白垩纪时期，青岛地区肯定是林木莽莽、水草肥美、生物众多的地方。

至于我们祖先在青岛落户，则大约在4500年以前或稍晚。由于青岛濒海的特别位置，这也就充实了中华民族发祥地说的内容。过去一般地归发祥地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海洋，也是人类起源的摇篮。我国漫长的海岸，亦是发祥地之一。

在青岛胶县城南，约三里的地方，有一条三里河，东流入海。在三里河村一带，发现了青岛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而，为青岛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章。1974年秋、1975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主持了两次发掘，初步鉴定：该址为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重叠遗址，已发掘面积约5万平方米，上层为龙山

文化，下层为大汶口文化。其典型性，在全国来说，也是罕见的。根据现有出土文物证明，胶县三里河大汶口的氏族，是这里的最早居民。这样，胶县三里河文化，堪称为青岛地区早期文化的代表。

研究一下青岛最早居民的生活习性是饶有意味的。发掘和考证发现，大汶口时代的原始公民，都集居于三里河北岸，即今北三里河村西的高地上。居住地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生活水平和经验。住址选择的特点是明显的，也是和该时期他处居民的生活习性相吻合的。一是靠近水源；二是居住地较高，尽量找干燥的地方；三是处于河流的北岸。这样选择优点在于：“取水方便，又免于河水泛滥之害；同时，因为冬季寒冷，多刮西北风和北风，居于北岸可避开三里河的寒气；夏多东南风，又恰可受惠。”

三里河的发掘，已出土房屋4座，当时的住房已采用了挖槽起基的建筑技术，墙上羼和少量红烧土末，加工质地坚硬，还发现墙表面涂有一层黄土泥浆。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窑穴和库房，有的贮存有粟。这里可看出大汶口氏族的生活条件和技术的进步。

此外，还发现了属于大汶口时代文化的墓葬100多座，人骨中有的口中含玉，有的手握獐牙，随葬品有海螺、蚌器。属于龙山文化期的墓葬已发现60多座，随葬品有陶器等。

从三里河出土的文物来看，陶器、骨器、角器，比比皆是。当时的青岛居民食粮以粟为主，同时还有食用兽类（如獐）、家畜（如猪）、鱼类（如鲅鱼）和虾贝类；衣着以麻布或兽皮制作。同时，居民们已能烧制陶器，陶器以褐、灰、黑、红色

为多，也有少量的白陶和彩陶。有的陶制器物上，轮旋纹线清晰可辨，说明当时陶制工艺的进步，“已由手制发展成轮制，从事简单的机械作业”了。这些陶制品不仅器形规整、厚薄均匀，有些制器造型精美，工艺水平也相当高。就是今天看到，人们也要惊叹不已。概言之，青岛的早期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饲养家畜，又进行渔猎和采集的生产活动，还有手工业活动。不仅生产能力已相当强，其生产水平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应该指出的是，青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截至目前，已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9处，除胶县三里河外，还有即墨县的南阡、北阡、东演堤、南坦、丁戈庄、河东、王圈、贾戈庄等。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更有33处之多，遍及青岛的崂山、即墨、胶县、胶南4县。这些遗址以及发掘出土之文物，均证实了当时氏族社会的生活，显示了男耕女织的分工，男子从事农业和渔猎生产，女子从事家务和副业劳动，展现了原始社会青岛的壮丽画卷，以及早期居民创造青岛历史的光辉篇章。

古代青岛的历史沿革

原始社会逐渐解体以后，青岛也进入了奴隶制时代。这时的青岛地区属于东夷族生活的地区，后来建为夷国。殷商时期，属国中有齐、周等国，青岛一带属齐国。炎帝族四岳的后裔吕尚、即姜子牙，被周文王尊为师，后来又被周成王封为齐侯，吕尚是齐国的缔造者。齐国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是齐桓公、管仲时代，桓公吞并了许多小国，成为历史上著名霸主。自齐立国于春秋战国始，一直不失为大国。齐富渔盐之利，可见滨海的青岛地区早因晒盐、渔猎而富庶。

秦始皇一统天下，分天下为36郡，施行郡县制，今青岛胶南和胶县大部属琅琊郡；今平度、即墨、莱阳和崂山县属齐郡。当时的即墨为滨海大邑，辖境包括今平度、即墨、崂山各县、莱西一部分和今青岛市区，城址在今天的平度县境内的大朱毛，后称朱毛城。齐威王元年(公元前356年)，威王曾召见即墨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威王语：“自子之居即墨也……田野闢，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对即墨大夫给予很高评价。

秦末，在农民起义中，六国贵族也纷纷起义，刘邦破楚以后，逐一降灭。战斗在青岛一带的齐国贵族田横，不愿降汉，自刎身死，其部下500壮士均皆自杀，成为古代壮烈之举，至今为人称颂。田横据守之海岛，后人称为“田横

岛”。

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承袭郡县制，但同时也封了一些诸侯王。青岛地区分属琅琊郡和胶东国。建有即墨、皋虞、长广、平度、壮武、徐乡、郁秩、不其、黔陬、计斤、柜、姑幕、诸等县。

三国时期，青岛地区属魏国，即墨隶北海国，不其属东莱国。西晋统一后，不其县属长广郡并为长广郡治。

西晋以后，中国出现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北魏时，即墨和不其均属光州长广郡，今平度属胶东县。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在胶州湾西部建立了胶州。胶州名取之于胶河，河之名取之于河水似胶，史谓以胶名州始此。胶州辖东武、高密、三昌三郡，州治东武(今诸城)。北齐时废不其县，前后历700年之久。

隋代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重建了即墨县，其辖境大大小于齐国始建的即墨邑，仅包括汉代的壮武、不其、皋虞三县，隶于东莱郡，这一辖境直至清末大体没有变化。新设置的即墨，在今城址建了新的即墨城，城周4里，高1丈6尺，有3个城门，东为朝海，西为涌济，南为环秀。在胶州湾西岸的旧黔陬县址建了胶西县，旧城俗称土城口；在原长广县一带建立了胶水县，到明代改置平度州。

唐代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省胶西入高密县，以其地为板桥镇，成为胶州湾的重要海港。至北宋，由于宋金对峙的形势，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封海闭港，青岛一带的地位突出了，在国内外交通贸易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宋

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宋朝政府在密州板桥镇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为管理港口、船舶、外商、贸易和税收的政府机构。密州设市舶司后，成为全国设司的五大海港之一，也是北方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同时，以板桥镇复升格为胶西县，并兼临海军。宋制，府、州、军、监并重，板桥镇的地位可见重极一时。

宋南渡以后，江北尽为金有。金代，青岛地区的建置如宋。但胶西县已为军港，成为金海军根据地。同时，宋金之间从各自利益出发，胶西开设榷场，以利互市，这是宋金之间唯一的一处海上交通往来港口。

元代，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于胶西县设胶州，其辖境小于隋代，仅领三县即胶西、即墨、高密，隶属益都路。元世祖至元二年一度废即墨，分置掖县、胶水，旋复。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京师供应，仰赖江南，为此开放了南北海上运输。为了缩短运程，减少海难，节省航时，提高船舶的周转能力，开凿了胶莱运河，沟通胶州湾和莱州湾，从黄海直接进入渤海，这在中外海运史上堪称伟大的壮举。

明洪武初省胶西县入胶州，上属青州府，九年改属莱州府，下领高密、即墨县。洪武二年初建胶城，八年改建为砖城，周4里，高2丈5尺，有迎阳、镇海、用城三门。

明初“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

为百户所”。

现在的青岛地区，当时设有鳌山、灵山二卫。鳌山卫，下辖浮山所、雄崖所；灵山卫下辖夏河所等。鳌山卫在即墨县境，卫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周5里，高3丈5尺，有城门4个，即镇海、迎恩、安远、维山，其规模大于胶、即二县城。

灵山卫在胶州境内，明洪武五年建城，周3里，高2丈5尺，永乐二年扩建，约增一倍，周达5里，均包以城砖，弘治元年又重修过。

清代，州县建置大体依明代，但各卫、所裁撤，如浮山所改为浮山寨，仍有马、步军及运仓。

青岛地区以濒海的地理形势，既有400多公里的海岸线，又拥有400多平方公里的胶州湾，沿海几乎到处可以泊船，有众多的海湾。在清代，塔埠头、金家口、女姑口、青岛口均已成名，有相当规模。塔埠头，已有通盛京、上海、宁波、福建、香港的5条航线；青岛口则“旅客商人云集”，“宏舸连轴，巨舰接舻”，女姑口“百物鳞集，千艘云屯”；金家口“南通浏河，北通营口，东通仁川（今朝鲜境），西南通海州”，甚至被誉为“沿海城市之冠”。这些港口的发展，对青岛地区经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也为现代青岛城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琅琊台和琅琊石刻

琅琊台，筑在黄海之滨的琅琊山上，《山海经》说：“形如台，在琅琊，故名琅琊台。”琅琊城在它西北十余里。

春秋战国至秦汉，琅琊是我国名城，琅琊台也是重镇。《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越绝书》、《地理志》等书都有类似记载，说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从会稽（今浙江绍兴）通过海上，用几百条船只迁都琅琊。对于这些记载，尽管有些人持怀疑态度，可是琅琊台当时曾属越国是事实。现在，在琅琊台附近有一座寨山，其东南山峰名“会稽山”，相传是越王勾践为怀念旧都而命名的。在今夏河城的西北，有一个地名叫“于家老岭”，这里存有古墓群，称“越冢”，相传为越国时留下的古冢。我国北方农村少竹，而琅琊附近的许多村庄有竹林，亦为古代相传。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国。他在位的12年中，出巡沿海地区时，三次都登临了琅琊。

汉武帝也两次登临琅琊，据《汉书》记载，元封“五年冬，行南……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遂北至琅琊，并海上。”



第二次，是太始三年“幸琅琊”。

秦始皇第一次到琅琊，即“大乐之，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从越王勾践到汉武帝，之所以如此重视琅琊，主要因为当时的琅琊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海港。另外，琅琊台风光秀丽，使秦始皇“大乐之”。琅琊台对面是斋堂岛，相传为秦始皇沐浴斋戒之处。从琅琊台上不仅可以看海上日出之瑰丽景色，且登高眺海，岛屿云雾缭绕，有如仙境。以后秦始皇之所以派徐福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是与他登琅琊见到的宛如仙境般的景色分不开的。

“战国何纷纷，兵戈连浮云”。经过多年战乱，秦虽统一，但琅琊一带的经济已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秦始皇才从各地迁入3万户百姓，并且免去他们12年的租税，以休养生息。琅琊以北连绵千里的齐国长城，逐渐倒塌，至今只余残迹。

对于秦始皇在这里修筑的著名的琅琊台，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着：“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百余步，高五里”，确实雄伟壮观。清《(咸丰)青州府志》记载了登山的路：“登山石道如故，土名曰御路，今台下路有三，犹广3、4丈，想见万夫除道一时骚动之苦。”

琅琊台筑成后，秦始皇还和列侯武城侯王离以下，五大夫杨樛以上凡10人，共议始皇的功德，并立石于琅琊台上，十人名字也并刻颂。碑文中有：“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始皇帝三十七年，秦始皇第3次巡视全国死于归途之中。秦二世继位以后，仍循父志，也东行郡县，并“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

秦始皇与秦二世的琅琊石刻，经过1200多年，到北宋时，已经残缺。北宋琅琊地属密州，苏轼曾任密州太守。他曾亲登琅琊，得观先人遗迹，写了《书琅琊台篆后》一文，曰：“秦始皇……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

南宋赵明诚在《金石录》中亦说：“秦琅琊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按：指苏轼）守密，令庐江文勋榻刻石，即此碑也。从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

元朝未见记载。明万历年间，《诸城县志》载：万历二十六年知县颜悦道，在琅琊台建海神庙的时候，“掘地得古瓦……石方二尺许，皆刻富棍形，秦时物也”。但未提秦碑事。清《(乾隆)诸城县志》中，对琅琊石刻有详细记载：

“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厚二尺五寸，今存者字十二行，共八十四字，字径寸五分。”县志还记叙了乾隆时，琅琊碑“石色黝青，纹理上下多成罅隙，南面迸裂五分之一，颂诗之所以亡也，今存者罅隙又将迸裂。乾隆二十八年，知县官懋让束以铁，得石泐”。